

## 贴对联

贴对联是春节重要的习俗之一。对联大多是用红纸书写的,有的地方是用彩色纸写成的,还有的地方把对联内容直接刻在木板或竹子上,腊月二十三一过,就将对联悬挂在大门两侧,一直挂到正月结束。

儿时在农村,过年时大门、二门、房门必须贴对联,屋里、厨房、灶台上贴的对联都有固定内容。房门左右两侧明柱子上,仓房、猪圈、马厩、鸡架上,院子里的石磨、石碾子上都要贴上对联。不论贴在什么位置的对联,都是满满的祝愿、期许。

大门对联是给外人看的,上下联中多是“艰苦奋斗”“兴旺家业”“富贵盈宅”等字样。二门和房门两侧对联是写给自家人看的,大多是对家庭的期盼和祝福,激励孩童奋发向上。贴在明柱子上的对联,四字一句,不分上下联,字体粗大,如“国泰民安”“安居乐业”“风调雨顺”“四季祥和”“紫气东来”“瑞雪丰年”“五谷丰登”……句句都充满了对吉祥平安的企盼。

院子里的猪圈要贴“肥猪满圈”,马厩要贴“六畜兴旺”,鸡架上要贴“金鸡满架”,而石磨、石碾子上要贴“青龙大吉”,如果院子里有口水井,要在井台贴上“龙王在此”或是“甘泉长流”,等等。

贴对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万万不能落下,那就是灶台。如上联“上天言好事”,下联“下界保平安”,横批“一家之主”。

一进腊月,会写对联的人就要忙碌起来。那时识字的人不多,会写毛笔大字的人就更少了,所以,家家户户都要请会写对联的人到家里来写,而且,每一处该贴什么内容都由来人做主。

时代不停演进,贴对联的习俗却不曾改变。每逢春节,望见街巷的对联,总会想起儿时贴对联的情景,想起那些藏在笔墨里的期盼。



苗凌云·乡村旧事

## 儿时看年戏

一会儿就到了学校的操场——戏台就搭在操场上。

操场周围早已有卖零食和玩具的小贩摆好了摊,糖豆、米糕、糖葫芦、水煎包……零食勾着我们的眼睛,香味钻进我们的鼻孔,但我们忍着,因为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使命——占座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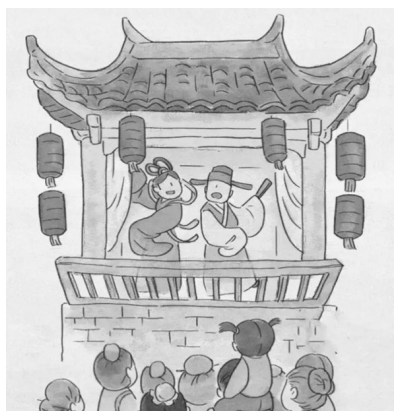
中午,我们一般不回家吃饭。父母给我们捎吃的也好,不捎也罢,反正集会上有吃有喝的。看着自家父母远远地来了,我们赶紧跑过去把他们领到早已占好位置的凳子旁。这时,兜里的钱差不多花完了,我们就开始向父母邀功请赏。父母从兜里掏出几张毛票,我们接过钱,挤进人群,瞬间就跑得没影了。

等到下午两点钟光景,随着

锣鼓声响起,戏台上的大幕徐徐拉开。这时我们才安静下来,到父母身边找地方坐下,或爬到树杈上,要是附近有砖垛、麦秸垛,那就更好了。没有了父母的管束,我们更是随心所欲:戏爱看几眼就看几眼,可以随便跑着买东西吃,有带扑克牌的还可以找地方打牌,有时还跑到后台,透过布缝看唱戏的怎么化妆,偷偷摸一下人家的兵器……天气和煦,锣鼓喧天,我们的心情也好得很!

四十多年过去了,现在过年时有些村里还唱戏,但看戏的只剩一些老年人。虽然现在的舞台更大,音响效果也更好,但我还是怀念以前的年戏,怀念儿时的快乐……

寇俊杰



小时候,每年正月十一至十三是村里的集会,大队都会请戏班唱三天大戏。这对于小孩子来说,可是天大的喜事!

年戏一天两场,都在下午和晚上唱,但是上午我们就出门了。我们手里搬着凳子,兜里装着压岁钱,呼朋引伴,叽叽喳喳,

## 童年的春节

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。那年除夕,漫天飞舞的雪下了一天,傍晚时分才停。我家灶膛里火苗正旺,母亲添上一把柴后,对父亲说:“肉快炖好了,你用筷子试一下。”父亲停下手中的活计,揭开锅盖,用筷子扎在热腾腾的肉上……

我和弟弟不喜欢吃肥肉,专挑排骨吃,吃得津津有味。父亲又将猪大肠切了,配着洋葱、青椒,炒了一盘菜。看着他和姐姐大快朵颐,我也试着用筷子夹了一块,咀嚼了几下,大肠香嫩,洋葱脆滑,齿颊留香。

夜色暗下来了,附近的村庄

响起了鞭炮声。餐桌上摆满了食物:鸡块、鱼块、肉丸子,还有一盘盘香喷喷的饺子……新衣已早早准备好,除夕夜母亲将它们叠好摆放在我们的床头,我轻轻摩挲着它们进入了梦乡。

大年初一,早饭要吃饺子,如果能吃到有硬币的饺子,便是有福气的人。弟弟为了能够吃到硬币,一连吃了两碗饺子,肚子吃得圆圆的,也没有见到硬币的踪影。他眼巴巴地看着我们把碗里的饺子吃完,质疑道:“姐姐,你们昨晚包饺子时,是不是忘记放硬币了?”我和姐姐异口同声:“包了啊,包的是一枚一元

的硬币。”这时,母亲推门而入,笑着说:“别找了,饺子露馅了,硬币掉到锅里了。”我们哄堂大笑。

大年初二,母亲准备了一盒盒的果子,黄褐色的牛皮纸盒上贴着大红的腰封,里面摆着一根根长短不一的江米条,还有形状如月牙的羊角蜜。东家走,西家串,走完了亲戚,我们终于可以享受这些果子了。拿起裹着白砂糖的羊角蜜,咬上一口,便看到它内里的一汪透明糖浆,从舌尖甜到心里。无论是江米条还是羊角蜜,都是童年里甜蜜的记忆,更是那些岁月里难以忘却的年味儿。

史金焕

## 腊月里的年味儿

上世纪70年代初期,农村老家的物质生活困窘,我们这些孩子十分期盼过年。

那时,村小学一般是腊月二十三前放假。寒假到来后,我们像一群放飞的小鸟,满大街疯玩。我们村附近有一个乡村集市,每逢农历三、八是赶集的日子。这期间,父母就会掏出平日里积攒下来的钱购置年货,如糖果、瓜子、花生、年炸糕和豆腐等。我常跟在他们身后,追着要买山楂糕、鞭炮、皮老虎和小人书等。

赶完年集后,就要开始收拾屋子了。临近大年三十,大人们更是忙个不停。父亲主要负责担水、劈柴、清扫室内卫生、摆置家具等,母亲则忙着切肉、宰鸡、发面蒸馒头、备馅包包子和饺子等,家里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。

那时,我学习很用功,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,每到期末评选常被评为“三好学生”。腊月把奖状带回家后,父亲就微笑着用浆糊把它贴到墙壁上,此时,我心里那种自豪感就甬提了!此

外,我还从父亲那里学到一手好毛笔字。那时家中的对联都是自己写,父亲写时,我也跟着模仿。有一次,我临摹的对联与父亲写的放到一块儿,邻居曲伯伯竟无法辨认出来,直夸“写得好,写得好!”腊月二十八下午,将对联往家中显要的位置一贴,红彤彤的春节就要到了。

一晃眼儿,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人们的物质生活日渐丰盈起来。然而,孩提时代腊月里那满满的年味儿,却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。

许培良